



林子全書

二

二

林子自書絲銀喻卷端



昔者莆城罹變之後。莆之人有以
數分真金易一食。不可也。有以銀
不能分。亦且不及色。乃反得食。夫
以真金與不及色之銀較之。其美
惡何如也。而又况多寡之異數者
乎。一以得食。一以不得食。此其故

從可知已。近夷人入閩，有利其金而爭貨之者衆，歸試之火銅也。而夷人已出關矣。余故有取於絲銀也。而借以爲喻焉。夫寶藏中之絲銀，人皆有之，隨取而隨足矣。而賢知者之所寶在珠玉也。夫豈無其謂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雖天德王道之大，且不外是矣。故以此而存諸心焉，則謂之常心。以此而見諸事焉，則謂之常道。而賢知者則以爲見在平常，隨取隨足，而忽之矣。顧乃索之幻術怪行，輕舉乂生，豈曰金云乎哉。擬

之珠玉抑又甚焉。此余絲銀之喻所爲作也。林子兆恩

常心。以出而具者。事無。以謂之常。是矣。姑以出而存者。公。謂之不平。是。鞏。天。蘇。王。並。之。大。且。不。長。矣。又曰。人人。懸。其。懸。其。其。其。而。天。

林子

門人王

興重閣

絲銀喻

袁希朱校正
林得泰命梓

林子教人。每取寶藏中本色絲銀爲喻。或問何謂寶藏中本色絲銀。林子曰。乃汝聖人之心也。其人瞿然異之曰。我非聖人也。又安有此聖人之心哉。林子曰。汝之心。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赤子之心也。汝豈無赤子之心哉。故赤子之心。寶藏中本色之絲銀也。而聖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其所用。一皆純。

絲銀喻

一之心。本色之絲銀也。然此本色絲銀。天成之自然也。悉藏於汝之寶藏中。而聖人非有餘矣。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卽孟子之所謂性善。我固有之也。而所謂我固有之者。豈不謂之人人俱有此寶藏。而俱足此本色之絲銀耶。但百姓日用此本色絲銀。而不知從寶藏中發出來矣。若夫仁者知者。則迷於所見。溺於所聞。又不知有此寶藏中絲銀本色之天成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或問靈關。固曰乾坤闔闢之義矣。至於所謂寶藏者。又將何取焉。林子曰。仁義禮智。吾身中之至寶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故心也者。至寶之靈藏也。

林子曰。夜氣清明。本色之猶存也。旦晝梏亡。則非本色矣。至於夜氣不存。禽獸不遠。豈其爲天所薄。而寶藏中無此本色之絲銀哉。林子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亦皆從寶藏中發出來爾。卽此一點真心。殆混混之泉。元

初之水也。是故天德非他也。蘊此一點真心於其中。則謂之天德矣。王道非他也。達此一點真心於其外。則謂之王道矣。豈非所謂不舍晝夜。放乎四海者然耶。故曰是心足以王矣。至於興甲兵。危士臣。卽非寶藏中本色。絲銀而不忍一牛之真心。果安在哉。

林子曰。王者之仁義者。本色之絲銀也。若伯者之仁義。殆非王者之純心。本色之絲銀也。故曰假之而非有也。又其甚者。則爲賊仁之賊。賊義之殘。豈曰假之云乎。乃是純用銅鐵。不復知有仁義之心矣。或問楊墨之仁義。林子曰。彼蓋不識仁者。而以非仁爲仁矣。彼蓋不識義者。而以非義爲義矣。亦猶不識銀者。而以非銀爲銀矣。此固非伯者之假也。而意見之偏。遂流至於無父無君而禽獸焉者。是蓋學術之不明。習矣不察之過也。

林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以守此寶藏中本色。絲銀也。至於仕也。又且直取此寶藏中本色。

絲銀而用之矣。今之學者爲人。不復守此寶藏中本色絲銀。以爲人可得而欺也。至於仕也。又不復用此寶藏中本色絲銀。日流於僞而不反矣。

林子曰。愚不肖者之不及。不知有此本色絲銀而寶之也。若賢知之所寶在珠玉。則又以本色絲銀爲不足寶矣。或問所以寶之。林子曰。若堯之欽。孔子之敬。易之洗心。退藏於密。詩之衣錦尚綢。孟子之以仁以禮存心。皆所以寶之也。

或問堯舜之所寶者。不在於中乎。林子曰。然。堯舜以其中而用之以治民焉。是以一點真心而與天下共寶之也。又問仲尼之所寶者。不在於一乎。林子曰。然。仲尼以其一而用之以教人焉。是以一點真心而與萬世共寶之也。故一點真心者。平常心也。大學之所謂至善也。未發則謂之中。既發則謂之和。寂然不動則謂之誠。感而遂通則謂之神。而其美利

以利天下萬世者。豈曰絲銀云乎哉。若孔子孟而下。則有迷於物。而忘此一點真心以爲寶者。亦有荒於虛。而舍此一點真心以爲寶者。此二者皆非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端之於心矣。然天下萬世之人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不求端於我之心。卽異於孔子之心矣。旣異孔子之心。卽異於孔子之道矣。故曰孔子之道不著。雖然。孔子遠矣。而孔子寶藏中之寶。蓋未嘗不焜耀於天下萬世焉。特其民咸用之。而不自知爾。噫。

跋

跋曰。夫一點真心者。百姓日用之常心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謂之真金。不亦可乎。不曰真金而曰絲銀者何也。蓋絲銀乃百姓日用之常寶也。故失此常寶。則無以爲謀生之資。喪此常心。則無以爲作聖之本。其切於人一也。而心爲甚。從古以來。誰則無死。而喪此常心。豈非孔子之所謂罔而

生邪。梓人竣事。敬書末簡。昔

萬曆丁丑又八月八日門人林廷潤謹跋

不曰真金而曰絲雖者何也。蓋絲雖八百
不戰然亦中粹然至善。謂之真金不亦可乎。
孔超曰夫一黑真心者百哉日用之常心也。
超者雖然孔子遠矣而孔子實藏中之
之而不自味爾意。天下真金其民

林子

七竅答問

或問聖人之心果有七竅歟。林子曰非惟聖
人之心爲然也。是雖常人之心亦皆有之。其
人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聖人之心有七竅
而常人之心亦有七竅。猶聖人之身有九竅
而常人之身亦有九竅也。夫外之九竅既不
異矣。而內之七竅有不同乎。余今且先以外
之竅若耳若目以開子之迷矣。而子其試聽

之。古人有言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
盲。豈真謂耳之聾有所不聞。目之盲有所不
見邪。特以其聽所不當聽。視所不當視。而以
爲聾爲盲爾。大學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是
蓋以其心之有所於奪。而不見。而不聞。而非
他也。且子獨不思聖人之耳之目。與常人不
異矣。而聖人則謂之聰。謂之明者。何也。又不
思常人之耳之目。與聖人不異矣。而常人則
謂之聾。謂之盲者。何也。豈非聖人之耳之目。
聽所當聽。視所當視。而謂之聰。而謂之明歟。
又豈非常人之耳之目。聽所不當聽。視所不
當視。而謂之聾。而謂之盲歟。故耳不聽惡聲。
目不視惡色者。伯夷也。而耳逐於聲。而爲聲
所奪。目逐於色。而爲色所奪者。則非伯夷矣。
或問。心是聖人。既已習知。夫子之教矣。而聖
人之通達萬變。豈不從心中之七竅出歟。林
子曰。然。又問。常人既有此七竅矣。而不聖人
者。何也。林子曰。常人何嘗不聖人邪。但李杜

迷其竅於詩而不聖人也。韓柳迷其竅於文而不聖人也。孫吳迷其竅於譎正而不聖人也。蘇張迷其竅於從衡而不聖人也。若此數君者，果能反其竅而聖人焉？又安知其不聖人邪？書曰：惟狂克念作聖，而况非狂者乎？

林子曰：荒其學於多識，役其知於徧物者，忘其竅而不自知其心是聖人也。或問：夫子每曰竅一也，心之竅則能知，猶口之竅則能言者，何也？林子曰：吐辭爲經，矢言

訓，豈非從聖人之口中出邪？而聖人之始生也，則亦赤子矣。口卽能言乎？否也。聰明睿知，千變萬化，豈非從聖人之心出邪？而聖人之始生也，則亦赤子矣。心卽能知乎？否也。譬之反舌無聲，竅尚未開也。春至能言，則其竅開矣。若二八之男，二七之女，生人之竅既開，而始有父母之道焉。推之至於一牝一牡，一雌一雄，又推之至於極微極細，而凡有血氣者，莫不有竅，莫不有知，莫不有此生道也。

夫豈惟曰人曰物爲然哉。是雖天地之大亦且不能違矣。而春而夏則以生以長。而秋而冬則以收以藏。若不得其心之竅。而曰能聖也。則余不能知之矣。

林子曰。蘇張而赤子也。口之竅尚未開焉。是雖期吃之徒。亦能勝之矣。及其長也。合從連衡。以雄天下。而天下之辯士。誰能及之。仲尼而赤子也。心之竅尚未開焉。是雖庸鄙之夫。亦能勝之矣。及其長也。聰明睿知。以高萬古。而萬古之賢聖。誰能及之。

林子曰。奪於五聲以塞其耳焉。而欲爲師曠之聰。不可得已。奪於五色以蔽其目焉。而欲爲離婁之明。不可得已。奪於五欲以亂其心焉。而欲爲孔子之聖。不可得已。

林子曰。余嘗譬言之掘井矣。得其竅以及泉也。又嘗譬言之鑿牖矣。得其竅以通明也。若不得其心之竅以作聖焉。則又何異於就石田以種黍。鬻石女以謀嗣也。不其難乎。

林子曰。竅惟其虛也。虛則能靈。靈則能知。若物之以塞其竅焉。則竅爲有物矣。竅既有物。則便不能虛。不虛則便不能靈。不靈則便不能知。不能覺。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之所謂物者。非但曰物欲之物也。或稍有絲毫意見以存乎其中焉。卽名爲物。物則不虛。虛則不物。物則失其心之本體矣。豈曰人性之初哉。故學也者。學以復其性之初也。

或問闔戶之坤。闢戶之乾。林子曰。諸凡形而塞者。盡屬之坤矣。諸凡氣而通者。盡屬之乾矣。故坤闔戶也。而雷霆出地而震。草木出地而芽。山川出雲而通氣者。不謂之闔戶之乾乎。又問乾闢戶也。坤闔戶也。而畫之爻。則曰乾三坤三者何也。林子曰。三之戶本自闔也。而三之健。則往來乎其間而闢矣。故三之中。三也。

或問吾身之中。何者爲乾坤之戶。林子曰。今槩以一身言之。乾爲首。坤爲腹。由是觀之。則

首與腹。乃乾坤之戶也。又專以心腎言之。心離也。離屬火。而神存焉。以思以慮。若其始之未能思。未能慮也。是亦乾而已矣。腎坎也。坎屬水。而精存焉。以生以育。若其始之未能生。未能育也。是亦坤而已矣。故伏羲之易則先天矣。乾南而坤北者。其戶闔也。文王之易則後天矣。離南而坎北者。其戶闔也。如此則乾闔坤闔之說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而先天後天之說。蓋以坤之闔處。卽爲乾矣。

林子曰。余之學。淘沙見金者二。有淘心中人欲之沙。以見天理之金。而七竅本自啓者。有淘身中濁氣之沙。以見清氣之金。而七竅亦能開者。或曰。淘人欲之沙於其心焉。則吾旣已知之矣。而曰淘濁氣之沙於其身焉。乃吾之所未喻也。林子曰。人孰無心也。人之心孰無此七竅也。特爲有知有識者。而人欲之沙。荒此七竅而迷矣。又爲無知無識者。而濁氣之沙。蔽此七竅而迷矣。子曷不觀之目若耳。

乎。豈必奪於五色而令目盲也。而齧肉攀睛。則目不能見。豈必奪於五聲而令耳聾也。而結核內塞。則耳不能聞。夫耳目則亦有然者。內觀七竅。亦復如是。又曷不觀之水與風乎。水之流乎其渠者。達也。苟有以壅之。則水不能流。風之入乎其竅者。虛也。苟有以實之。則風不能入。夫物則亦有然者。反觀七竅。從可知矣。

七竅答問小跋

邇者吾

師龍江先生所著心本虛篇。心本虛直指。絲銀喻。及此七竅答問。九思既焚。香拜讀而卒業矣。乃問於先生曰。所謂七竅者。非靈關之謂歟。而所謂神理者。又非寶藏中之絲銀歟。先生曰。然。然則何者謂之神理。先生曰。見父之頃。而孝之理即在焉。見君之頃。而忠之理即在焉。見孺子入井。而怵惕

惻隱之仁理卽在焉。不待安排。不待擬議。譬疾呼谷中。其應至速。不謂之神理而何。夫神理固從七竅中出矣。而七竅之未卽能通也。又將何以啓之。先生曰。汝不觀之易乎。重坤而其陽來復也。兼艮而其道光明也。九思曰。豈非大學所謂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而能慮能得。乃由此其基乎。先生曰。然。於是命九思紀之。而敬書卷後。門人黃九思謹跋。

林子

何思何慮解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本體也。而寂然感通之機在我矣。或曰。天下何思何慮。豈非中庸所謂不思不勉。而聖人之地位。此其最高者。吾子每曰卽此擴而克之而已矣者。何也。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本如是也。非惟聖人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而常人心之本體亦本如是也。蓋何思何慮之本體。

至虛而已矣。所謂心兮本虛。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昔者詩人之頌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文王孔子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孩提之童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故文王孔子之所以聰明睿智神聖文武者。亦惟在於孩提之童。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擴而克之矣。

孟子曰。吾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此齊王之觸於所感者然也。無所於思。無所於慮。擴而克之。是心足以王矣。或曰。齊王好勇好貨好色。而不忍觥觶之心。豈真有得於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耶。林子曰。齊王不忍觥觶之心。固自發之。固自忘之。殆非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也。故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若或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焉。則此不忍

之心也。何爲乎反而求之而不得耶。但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寂然也。無時而不感通也。而齊王見牛之項。聊足以見其真心之未嘗亡也。故五帝之所以爲帝。三王之所以爲王者。後有作者不可及矣。不過以此不忍之真心。擴而克之爾。故曰王猶足用爲善。此孟子之所以予日望之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本體者。自然也。順以出之。率性之謂道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有所擬議。有所安排。則是失其本體之自然矣。林子曰。心之本體者。性也。性上豈容添一物耶。故格而去之。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也。或問聖人原有此何思何慮之本體也。常人亦原有此何思何慮之本體也。然則廢思慮也。不亦可乎。林子曰。思慮何可廢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夫豈惟學者作聖之功。而貴於思。而貴於慮哉。是雖聖人。亦且不能廢乎。

思廢乎慮矣。孟子曰：聖人既竭心思焉，由是觀之，思慮安可廢也。故何思何慮者，本體也。而思而慮者，乃所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也。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也，何待於思？何待於慮？而亦何暇於思？何暇於慮也？然而從之者，不其愚乎？故於此而無所於思，無所於慮，不可也。故曰：可逝也，不可陷也。此蓋自有天則者存焉。順而應之者，聖人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地，思之不得，慮之不及，又安可以思慮而鑿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耶？然則何思何慮之本體，終不可以思而得，以慮而及乎？是雖不可以思而得，然亦必由思而後能得也。是雖不可以慮而及，然亦必由慮而後能及也。此豈非慎思慎慮，以爲從入之門耶？

或問：咸無心之感也，而曰憧憧往來，朋從爾

思者何謂也。林子曰。四心也。而初則性也。四而初之心。蘊之而性也。初而四之。性萌之而心也。故乾純陽之體也。於初九則曰潛龍勿用。文言曰。陽氣潛藏。此固得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矣。至於四。一變而離焉。只曰或躍在淵而已。不謂之無心而有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耶。若咸則有感之義矣。於初六則曰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此蓋失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矣。至於四。一變而離焉。則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不謂之志外。而心故憧憧耶。

或問三天下字。林子曰。天下也者。天下也。此本體之自然。何有於思。何有於慮。而思慮乃本於此矣。故殊途而同歸。同歸於此也。百慮而一致。一致於此也。甚而至於窮神知化。而爲德之盛者。皆由此出。然非有得於孔子之心。而達乎河圖洛書之秘者。則又焉能知之矣。

心而動乎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 '下', '氣', '質', '性', '命']

林子

門人林得泰命梓

性命答語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何謂也。林子曰。純乎天而不人者。是乃天之命。所謂性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以其不純乎天者。人也。故率其天命之性。則謂之道。若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矣。而可率乎哉。率之而可謂之道乎哉。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今合易詩二經而觀之。豈不以天命之性出於本然而不雜者哉。夫二經之旨微矣。願先生借物爲喻。明以教我。也。林子曰。余嘗譬之火。火則網緼於天地。流行而無息也。故石之擊也。則自然有一點真火。生乎其間者。一陰一陽之道。繼善而成性也。又問石而擊之。胡然而火。林子曰。此乃石之性也。而其性之所以能生焉。則又不可不知矣。故旣焚之石。擊之則不能火。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是生氣。其命之流行不息者乎。盈天地間皆是覺靈。其性之炯炯不昧者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林子曰。諸凡有生。皆屬於命。諸凡有覺。皆屬於性。此則別而言之。然推其原則固一也。

林子曰。有命便有性。有生便有覺也。余於是而知性命不可得而二也。然則生謂之命。覺謂之性可乎。林子曰。惡乎可哉。蓋生之理具於命。而覺之靈本乎性也。

世名錄
林子曰。性未始神也。而神則所由以覺也。命未始氣也。而氣則所由以生也。

林子曰。余嘗觀之草木焉。歸根復命。而性在其中矣。性而神也。則花花而實也。而命又在其中矣。至於鳥獸魚鱉之屬。而竝生於天地者。雖曰各有覺性。而異於草木之無知矣。則亦不免失之偏。故曰。惟人萬物之靈。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則天下無餘道矣。致中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

林子曰。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性也。我能致中矣。而天地有不位。萬物有不育乎。

林子曰。人而死者。形骸也。而性命則固未嘗滅矣。此蓋性命之微。其通乎晝夜。徹今徹古。而無死無生也乎。但世之人不知性命。而以形骸爲性命者多矣。故有以形骸爲性命者。有以神氣爲性命者。有以性命爲性命者。至

於以性命爲性命。而性命又且忘焉者。然後
方可謂之太虛同體。

林子曰。天地之所以異乎人者。以其無心也。
無心則無覺。博厚高明。而純乎性命之正矣。
人之所以異乎天地者。以其有心也。有心則
有覺。見聞思慮。而鑿乎性命之真矣。

林子曰。聖人固法天地之無心。以全性命。以
成其聖。而天地則藉聖人之有心。以致位育。
以成其能。故曰天地無心。又曰人者天地之
心。由是觀之。天地者聖人之師也。聖人者天
地之主也。然則何以謂之主也。林子曰。心者
身之主也。人旣爲天地之心矣。不謂之聖人
者。天地之主乎。又問何以主之。林子曰。主之
以成其能也。故民之秉彝。各具此三綱五常
之性者。天之能也。而聖人則有以振之。惇之。
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至於上而日
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虫草木
之生化。亦皆天之能也。而聖人能使之

不亂其紀。不失其寧。不拂其性者。亦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然而成能也者。成能之也。以人之道而治人之身。因物之生而遂物之性。是蓋天之能也。而聖人特有以成之爾。

林子曰。非以人爲天地之心也。而以人而聖人之。乃天地之心也。若不有聖人焉。則天地孰與主之而成其能乎。故人之所以作聖者。乃所以爲天地立心。主之而成其能也。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成能乎天地者。亦惟以天地之性命。以知天地之化育者矣。然則何以謂之天地之性命。林子曰。我之性命。天地之性命也。然性命所以化育也。故天地之化育。我之化育也。又問我之化育。林子曰。我非我也。非我之我。而天地在我矣。天地在我。則天地之化育。不曰我之化育乎。故知天地之化育者。乃所以盡我之性。在也。

林子曰。致中而後能率性。率性而後能盡性。

盡性而後能至命。故天命之性。蘊之於內。則謂之天德。發之於外。則謂之王道。而王道之大。孰有過於位天地育萬物者乎。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林子曰。率性而行。都是天則。然性無不包。而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故率性則發皆中節。率性則所欲不踰。率性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率性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率性則可以盡人物而參三才。率性則可以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率性則可以同體太虛。而太虛在我。

道書曰。性由自悟。命假師傳。林子曰。此乃有所謂機焉。而感通之際。或有以觸其機而動焉。性其有不神乎。於是而究其神之所從萌也。則可以知機而悟性矣。然此余得而言之。而非其至也。至矣。則余惡得而言之。故曰性由自悟。若儒門之唯。釋氏之微笑。豈非其自悟邪。而真機之相為感通也。且不可以測識。而况可得而言哉。至於所謂命者。天地人物

之所由以生焉者也。故天氣也。氣則有時而壞。而天之所以爲天。超乎其氣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地形也。形則有時而壞。而地之所以爲地。超乎其形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人則有心身矣。心身亦有時而壞。而人之所以爲人。超乎心身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得此欄柄。則自有不死者。在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命其一太虛歟。林子曰。安可。即謂之太虛。故謂之命。不太虛也。則著於有。有則只可以名氣。不可以名命。若謂之命。卽太虛也。則落於無。無則安能生氣生形。而天而地。而人耶。非有非無。無聲無臭。其殆不可得而致思。不可得而擬議者乎。故舜之德曰玄德。文王之德曰不顯之德。亦惟其有得於此。盡性而至命爾。

林子曰。余之立教也。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以盡人道而已矣。次而求放心。存心。不失赤子之心。以明心法而已矣。又次而虛空本

性命書 七
體本體虛空。是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所謂最上乘者。以復其心之本虛而已矣。若也。不知人道。不明心法。而遽談盡性至命之學。則曰我能虛空矣者。妄也。或問先生標摘正義中。有所謂性之神寄於心。命之氣寄於腎者。何謂也。林子曰。此乃所謂性命而神氣之。余蓋以人之所易知者而與之言。是亦不得已之意爾。而余心身性命圖說。大抵與正義相爲發明。亦或可以因此而持志存神。集義養氣。以漸契其性命之微矣乎。

跋

一夔謹跋。夫曰性曰命。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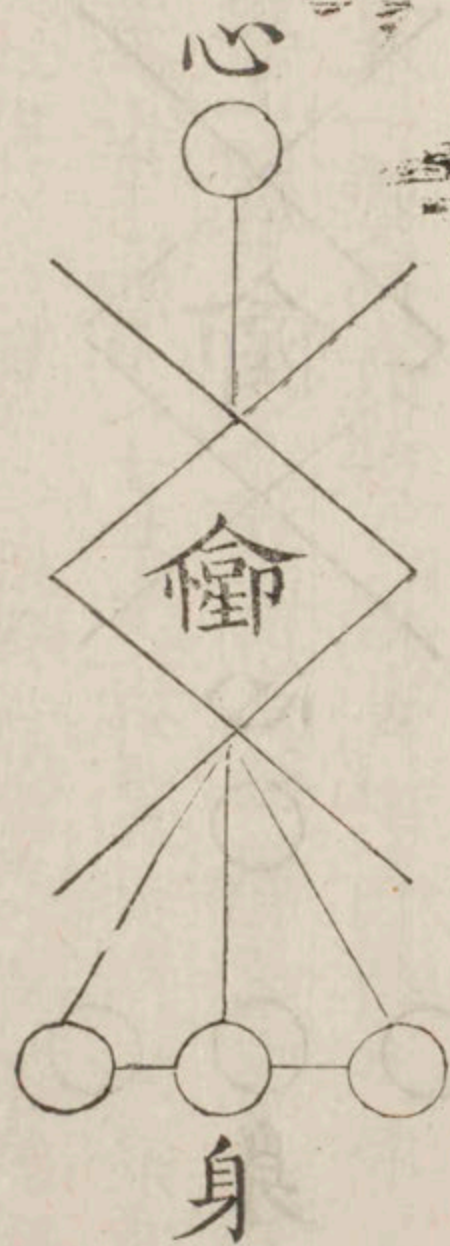
師龍江先生生平之所未嘗言也。或言矣。亦只言其近者。一夔從先生受業。亦既有年矣。至己卯歲。始見是集。每請命之梓氏。而先生不答也。一夔遂復進曰。一夔今竊窺先生之意。豈非孔子所謂罕言仁。罕言命。罕言性與天道歟。雖曰上智之士。不世出。

矣。獨不爲天下萬世上智之士者謀邪。况先生之所講明。與其所論著者。皆所以繼往聖之絕學也。顧獨靳此篇。而不與天下萬世上智之士共之邪。殆非所以嘉惠後學之盛心也。先生頗以一夔之言爲然。於是一夔乃敢謀之同門。共付梓氏。時萬曆辛巳人日門生陳一夔百拜謹跋。

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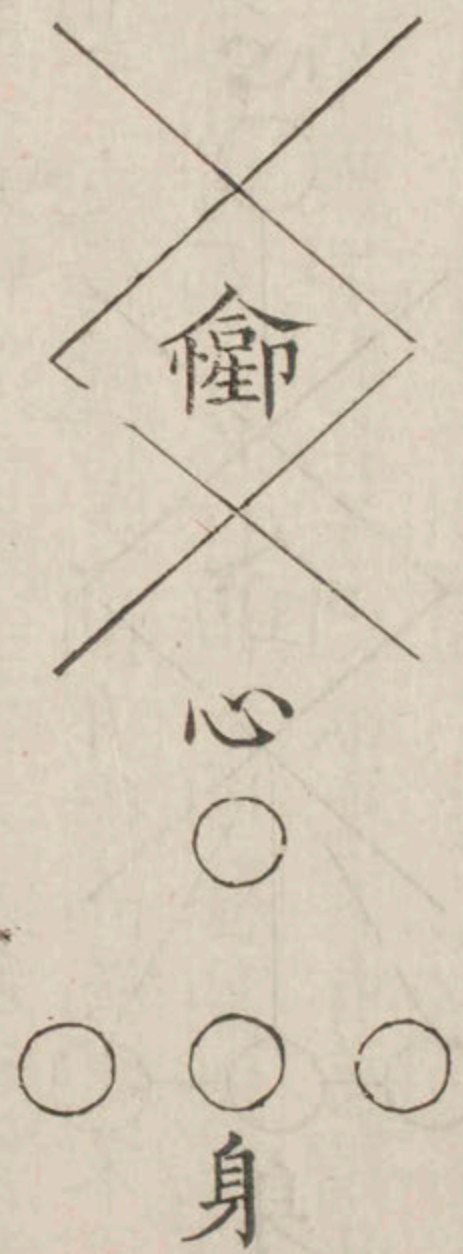
門人林得泰命梓

心身性命圖



此圖以性命之統乎其中者言之也

心身性命圖 又



此圖以性命之歸乎其根者言之也

夫以性命之統乎其中者。此學寥寥。自孔孟而下。世鮮知之矣。况乎性命之歸乎其根者耶。而世之知之者。爲尤鮮矣。然猶得而言之。得而言之。則亦得而圖之。又况乎不可得而言。不可得而圖。聲臭俱泯。茫乎其無朕耶。而孔子之欲無言者。蓋謂此也。故作心身性命之圖。二繫之以辭。龍江林兆恩

心身性命圖說

林子曰。何者謂之爻。爻也者。爻也。孔子曰。爻也者。效此者也。何者謂之此。此也者。此也。孔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之義一也。蓋指人之真心言之。爻之中。身之中也。乾坤之間。而易簡之理得矣。效亦像之義也。然爻必象之以象者。何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象人之身。而效法之以爲爻也。故通一卦之六爻言之者。身之象也。心居乎四。而性與命。則蘊乎其初矣。

林子曰。心。心也。四肢百骸。皆身也。而屬乎精與氣矣。精藏於腎。而化生之機在我也。氣原於臍。而呼吸之機在我也。則是精與氣也。而又屬乎命矣。故精譬之水也。水中有火。而氣升者。氣也。口噓之。而成氣也。氣着乎物。而物潤者。精也。

林子曰。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而一氣之周流。故聖人之學。盡性而至命也。賢人之學。存心以養性。脩身以立命也。

林子曰。聰明睿智者。心也。而本於性。富貴貧賤者。身也。而由於命。

或問爻之中。林子曰。堯舜之中也。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而何思何慮。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先天之氣備於此矣。天地人之道。具於此矣。仁義禮智根於此矣。先聖後聖。見知聞知。道統之傳統於此矣。卽此爲學。便是天德。卽此爲治。便是王道。林子曰。河圖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河圖者在焉。洛書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洛書者在焉。故河圖之數。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虛其中者。中心也。洛書之數。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一。二十一而五十五。五十五而九十九。九十九而三百三十三。而實其中者。中心也。譬磨之中心。以爲心者。俗之所云磨心者。亦猶是也。故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中心安仁。然世人每以肝心脾肺腎之心。以爲真心者。不識心也。豈禮之所謂中心之心耶。中心也者。真心也。命由此立。性由此出。

故混性命於中心者中也。爻之中也。

林子曰。學从爻。覺亦从爻。故卽此而學。則爲聖人之心學。自根自本。深造之自得也。由此而覺。則爲天民之先覺。不逆不億。寂感之自然也。

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余嘗以人身之爻之動。而斷其吉凶焉。故一念之動而善也。不謂之一陽生而復乎。由此而動而不善也。不謂之一陰生而姤乎。由此而跖之徒。由此而跖。而凶從可知矣。故爻也者。非他也。心之變動。卽名爲爻。而畫前之易。廣大悉備。盡於此矣。故一物各具一太極。而一物一爻。合天地人之道。而一焉者也。易曰。爻也者。效此也。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凡天地萬物。皆具此爻。而天地萬物之動。卽此爻之動。故聖人

之畫爻也。以效天下之動。而吉凶斷可識矣。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由是推之。豈特將興之禎祥。將亡之妖孽。可卜而知也。卽四體著龜之朕兆。而吉凶有不先見乎。又豈特動乎四體。見乎著龜。可卜而知也。卽金石草木之微機。而吉凶有不先見乎。故自其未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者。效此也。心之未萌。卽爻之體。而天地萬物之靜時亦猶是也。自其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心之旣萌。卽爻之用。而天地萬物之動時亦猶是也。

或問爻从又而二者何也。林子曰。一陰一陽之道也。二又合則能變。又問卦从土而二者何也。林子曰。一陰一陽之道也。二土合則能卜。故一天一地合而物生。一男一女合而人生。獨不觀易字之義乎。古人謂易从日从月。一日一月者。一陰一陽也。故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又曰生生之謂易。又曰易有太極。不有太極。則無以統陰陽。不有陰陽。則無以生萬物。夫二又爲爻。旣聞命矣。而二土爲卦。則亦不能無疑矣。林子曰。卜以知來者。神也。土以神用。故能卜。此卦之所以名也。昔者箕子之敘五行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敘五事也。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而其所屬。則曰貌。水。言。火。視。木。聽。金。思。土也。其敘庶徵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其所屬。則曰雨水。暘。火。燠。木。寒。金。風。土也。朱子曰。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木金。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豈非所謂土以神用邪。思亦屬土。而以神用。故曰思曰睿。睿作聖。若風之來也。不知其所從來。而其去也。又不知其所從去。故亦以神用而屬土也。二土合。則神存。而吉凶已先見矣。易曰。八卦定吉凶。若曰以通神明之德。以知來。以藏往。

而專在卦爻間者抑末矣。

必無風。思亦壽生。所以無風。姑曰思曰春。四行無不存。然四卦俱管主壽。豈非所謂土。華原而水火木金無不存。是以土者姑土。然風土也。未子曰。正其土。無家卦。無必。必無。裏曰風。而其所壽。頃曰雨水。與木。與金。

初子

門人林得泰命梓

心聖圖說

林子曰。即心即聖。即聖即心。從古聖人之所以聖者。豈其有外於心哉。蓋心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聖而非他也。

心聖合圖

火
土
水

心聖合圖說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通土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而作聖之功。則自有孔門之心法在。

心聖分圖

黃中

天地之心

性

仁

中心

土

誠

聖

天下

一貫

天地之間

心聖分圖說

林子曰。黃中者。中黃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天命之性也。寂然之誠也。仁居其中。聖由此出。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曾論曰。吾道一以貫之。記曰。中心安仁。道德經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皆指我之土中而言也。而作聖之功。不過以其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已爾。

心聖分圖

乾天先

既能思慮。

而陰火然

矣。故謂之

離。離火也。

火中有水。

火

離天後

心聖分圖說

林子曰。三門者流。咸指此心為心。殊不知此乃列之肝脾肺腎五臟之心也。土金水木五行之火也。故易謂之憧憧往來之心。釋氏謂之肉團心。又謂之起滅心。

心聖分圖

坎天後

既能媾精。

而陽水流

矣。則謂之

坎。坎水也。

水

坤天先

水中有火。

心聖分圖說

林子曰。人孰不曰。離之中。性也。而離之中。乃神也。非性也。又孰不曰。坎之中。命也。而坎之中。乃氣也。非命也。或者疑之。林子曰。坤得乾之中。陽而坎者。坤之用也。乾得坤之中。陰而離者。乾之用也。夫既曰。乾坤之用矣。謂非神氣而何。故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也。氣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也。

心聖分合統論

林子曰。天之極上處。至地之極下處。總八萬四千里。自天之極上處。至地之上。四萬二千里。自地之上。至地之極下處。亦四萬二千里。人身亦然。故曰。天地之間。而一升一降。存乎其間矣。

林子曰。中有定在者。在此中也。而曰中無定在者。乾坤合處。乃真中也。以其可得而允執也。故曰。有定在。然豈特在此一身之內為然也。是雖一身之外。而遍滿天地。亦皆吾心之中也。又豈特在此天地之內為然也。是雖天

地之外。而遍滿虛空。亦皆吾心之中也。易曰。周流六虛。余亦曰。此心滿六虛。

或問有定在之中。無定在之中。林子曰。無定在之中者。未始中也。然以其具此中也。故亦曰中。汝以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其中乎。其非中乎。若卽謂之中。固不可也。若卽謂之非中。亦不可也。非中而中。而中之所從出也。

林子曰。未始氣而謂之氣者。氣之所由以氣也。未始神而謂之神者。神之所由以神也。未始中而謂之中者。中之所由以中也。然則有定在之中。謂之中可乎。林子曰。惡乎可。惡乎不可。夫如是。則所謂無定在之中。乃真中與。林子曰。是固然矣。而所謂無定在之中。當自有定在之中。始。所謂下學而上達也。

或問乾坤合處。非所謂無定在之中與。林子曰。必也。其太虛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余之所謂真中。余之所謂無定在之中也。若所謂乾坤合處。而謂之有定在固不可也。而謂

之無定在亦不可也。

林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而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故曰天下之大本。然黃乃土之正色也。而仁在其中矣。故曰安土敦仁。至於義也。禮也。智也。皆根於此。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渾然在中。粹然至善。故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繫辭之所謂繼之者善。中庸之所謂不明乎善。孟子之所謂可欲之謂善。是皆至善之善也。若易之艮其止。書之安汝止。欽厥止。止之義一也。亦謂之密。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林子曰。中本虛也。原與太虛渾而爲一。故曰聖人與太虛同體。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論語曰。天下歸仁。此天下下字。與天地之間間字。天地之心心字。皆指此中而言。所謂仲尼樂處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心之本體也。人能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焉。則心不萌而性矣。心不萌

而性則離不陰而乾矣。乾爲天而黃中非天之下而何。

林子曰。乾三而離三。坤三而坎三者。先天而後天也。離三而乾三。坎三而坤三者。後天而先天也。故乾坤而謂之先天者。後天之先天也。而非所謂未始天。未始地。未始人。而能生天生地生人。不可得而名言之者。先天也。林子曰。乾之性情在於坤。坤之性情在於乾。此坎離之所以交。而地天之所以泰也。故乾坤者。性情也。而謂之先天可乎。

林子曰。水潤下。而火炎上。亦其性情然也。

林子曰。先天不屬氣。而太和元氣浩然之氣。皆由此中出。所謂無氣而生氣也。

林子曰。堯舜允執之中。孔子中心之中也。譬之磨焉。心在其中者。中心也。故中心之心。既實則五行之心自虛矣。所謂聖人無心而有心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故以其統體而言之。則謂

之心。以其生意而言之則謂之仁。孔子曰安仁。而仁安於中心之中也。孟子曰居仁。而仁居於中心之中也。故居仁者知止也。由定而靜。由靜而安。不謂之天下一人矣乎。故曰仁者安仁。

